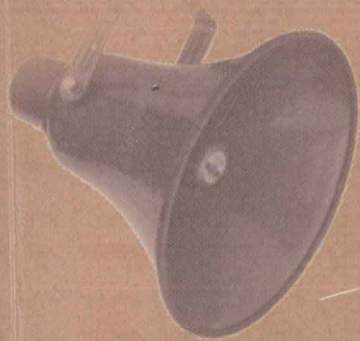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兼  
论

答方步和书

《张掖史略》  
中的错误

徐万和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 答方步和书

——兼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——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答方步和书——兼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/徐万和  
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5.7

(文史集丛/智杰主编)

ISBN 7-5034-1648-3

I. 答 ... II. 徐 ... III. 论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0162 号

责任编辑: 杨玉文      封面设计: 牟方敏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    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     刷: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: 101117

装      订: 北京通县永乐印刷厂 邮编: 101117

经     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     本: 880 × 1230      32 开本

印      张: 4.25      字数: 88 千字

印      数: 5000 册

版      次: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     次: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 210 元

定      价: 21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## 前 言

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,我是在张掖的文史工作岗位上度过的。由于有地、市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,上级业务部门的亲切关怀,文友和同志们的帮助砥砺,除完成分担的编写任务外,还依据手头掌握的资料,撰写了一些歌颂故园(张掖兼及河西有关地区)风土民情、歌颂祖国壮丽山河、歌颂历代杰出人物、歌颂中华先进文化的小文章,相继被省、地有关报刊录用,个别的还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。即使是这样,我依旧认为自己学短识浅,理论修养和文字功力均较欠缺,不能和有水平有成就的同志相比,距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言”的“家”,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,因而也没有出个人专集的奢望。

然而却应了“闭门家中坐,祸从天下跌”的俗语。河西学院占了便易卖乖的方步和教授,利用地委领导和省文化出版社支持出版《张掖史略》之机,打着开展“学术讨论”的幌子,在书后附上《浑

邪王归汉年代问题讨论》和《读徐万和先生的“辩证”(辨正)》简称《讨论》和《辨正》(下同),对我进行诽谤攻击。一个大学教授借领导支持出书攻击一个普通文史工作者,本身就是一大奇闻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,会认为是我徐万和的过错,否则教授不会口诛笔伐。加之教授先生用的又是公开撒谎、偷梁换柱、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等手法,人们就更会信以为真。

方步和对我进行诽谤、攻击和诬陷的同时,又在《张掖史略·〈关于伏羲生张掖的传说〉、〈月氏的畜牧和农业〉、〈商业贸易〉、〈农民起义〉》等章节中,用掐头去尾、断章取意、主观臆断、胡吹冒摺等手法,对《甘镇志》、《甘州府志》、《新修张掖县志》中的记述,进行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,将“史略”写成“史论”、“史辩”、“史吹”、“史骂”,肆意歪曲篡改张掖(含河西)的历史,给支持出版《张掖史略》的领导丢人,给张掖抹黑。更为恶劣的是在〈农民起义〉一节中,对张掖已经作古的文人马曦瑞、袁辅臣、施生民进行“鞭尸”式的诽谤、攻击,诬蔑他们是:“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(有的是被杀的对象),为维护本地主阶级的利益,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”等等。请问方先生:马曦瑞、袁辅臣、施生民和我徐万和,哪个是“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

人？”哪个“是被杀的对象？”哪个又是所谓的“地主阶级？”倒是有钱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方步和教授是哪个阶级？又从哪里获得利用出书诽谤攻击他人的权力？！！

为维护张掖和河西的光辉历史不被歪曲篡改，原地委领导的崇高威望不被损伤，张掖著名文人的荣誉和我本人不被诽谤、攻击和诬陷，特依据孔夫子：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”和毛主席：“笔墨官司，有比无好”的教导，拟接受方步和开展“学术讨论”的挑战。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将我近年所写的文稿整理打印，分“人物足迹”、“军政大事”、“经济活动”、“文化教育”、“传说故事”等栏目，编成《漫话金张掖》一书。同时依照方步和的做法，将《假学术讨论之名行诽谤攻击之实》、《从〈张掖史话〉出版看所谓“教授”的嘴脸》、《霸占农民成果 难逃法制罪责》、《专制杀人的吹鼓手 民主法治的活对头》、《一部错误百出、给张掖抹黑的〈史略〉》等答辩文章附于书后，于2004年3月呈送市委和学院领导审阅处置，很快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就将我招去，除向我传达原地委书记、现省人大内法委黄主任“妥善处理”的指示，还要我提出处理要求，我听后既高兴又感激，当即送上一点请求，等候领导的“妥善处理”。不料月余后得到的竟是充当方

步和代理人的张中式扬言的“控告”，我非常生气，感到是再次受到方步和一伙的愚弄和欺辱。经再次思考：确定将送审的《漫话金张掖》书稿搁置起来，另将受到方步和、张中式攻击诽谤的《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》一文，以及方步和附于《张掖史略》后的“讨论”、“辨正”和我的答辩文章单独印刷成《答方步和书——兼论方步和〈张掖史略〉中的错误》出版，除请专家、学者和社会人士审阅公议外，并报请省委、省人大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审阅处置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 ) |
| 一、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(徐万和) .....          | ( 1 ) |
| 附件 1:《浑邪王归汉年代问题讨论》(方步和) .....   | (12)  |
| 附件 2:《读徐万和先生的辨证(辨正)》(方步和) ..... | (14)  |
| 二、假学术讨论之名 行诽谤攻击之实 .....         | (30)  |
| 答方步和书之一(徐万和) .....              | (30)  |
| 三、从《张掖史话》出版 看所谓“教授”的嘴脸 .....    | (39)  |
| 答方步和书之二(徐万和) .....              | (39)  |
| 附件:《张掖仙姑的历史意义》(方步和) .....       | (45)  |
| 四、霸占农民成果 难逃法制罪责 .....           | (53)  |
| 答方步和书之三(徐万和) .....              | (53)  |
| 附件:《第十二节 农民起义》(方步和) .....       | (59)  |
| 五、专制杀人的吹鼓手 民主法治的活对头 .....       | (74)  |
| 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(徐万和) .....       | (74)  |
| 附件 1:相关说明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96)  |
| 附件 2:《徐氏家谱》中的相关篇节 .....         | (97)  |
| 六、一部错讹百出、给张掖抹黑的《史略》 .....       | (100) |
| 再论方步和《张掖史略》中的错误(徐万和) .....      | (100) |

## 浑邪王归汉年代辨正

按:此文由徐万和同另一位同志合作写成,原载于兰州大学编辑出版的《西北史地》1996年第4期,除赢得好评外也招来方步和与张中式先生的诽谤、攻击。现特收录于此,恭请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审议并开展讨论。

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归汉,千里河西纳入西汉版图,标志着强大的匈奴帝国由盛而衰,最终趋向分裂、融合的开始;也标志着雄才大略而又贪婪暴戾的汉武帝立足河西、经营西域、完成空前统一大业的开始。这确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地重大事件。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中记叙浑邪王归汉的时序时说:

“其秋,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,数为汉所破,亡数万人,欲召诛之。浑邪王与休屠王恐,谋降汉。”

千百年来,史学界一直把这里的“其秋”,看作是元狩二年的秋季,似乎已成了定论。近年来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,我们多次阅读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、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、《大宛列传》和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《匈奴传》、《卫青霍去病传》及其他有关著述,发现浑邪王归汉的年代不可能是元狩二年,而是元狩三年;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和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记述的“其秋”,也不是元狩二年秋季,而是元狩三年秋季。同时还发现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,运用了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《春秋》笔法,也即用比较隐蔽和曲折的记叙方法,对只能奉称赞扬,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汉

武帝和他的亲信,明里是褒奖,实际上是贬责。在时序的记述上,也是此处这样记,彼处又那样记,表面上看像有些矛盾,实则相互关连,所以读《史记》也须相互参照,多读些有关篇章,不能只读其一。现将我们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写在下面,以请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。

### 一、匈奴右贤王攻占河西

千里河西原为西戎族的居牧地,清代著名学者张澍辑注的《十三州志·居延泽》条目下说:“居延泽,古文以为流沙黑水,出张掖鸡出,亦名玄圃,有娥氏之女简狄,浴于玄丘之水,即此水也。”这就是说:早在五千年间的五帝时期,千里河西的黑河之滨,是西戎有娥部族居牧的地域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说:“殷契,母曰简狄,有娥氏女,为帝誉次妃,三人行浴,见玄鸟坠其卵,简狄取吞之,因孕而生契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篇》中说:“有娥方将,帝立子生商。”汉郑玄在笺注时说:“禹敷土之时,有娥氏之国亦始大,有娥氏女吞燕卵而生契。”这些记述说明,居住在千里河西的西戎有娥部族,不只和中原的华胥族有频繁的往来,而且还和华胥族的首领有极其亲密的婚姻关系。随着与西戎族有血缘关系的大禹敷土治水,西戎有娥部族的国土也日渐扩大,并逐渐东移,最后与华胥族融合为一。

西戎东迁后,千里河西又为氐羌所据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:“羌,西方牧羊人也。”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篇中说:“昔有成汤,自彼氐羌,莫敢不来享,莫敢不来王。”《甘州府志·世纪》上篇中也说:“武王克纣后,西旅底贡厥獒(巨大的牧羊狗)。”这些事实说明,入居河西的氐羌族,同样和中原王朝有着亲密的往来,而且也为1957年玉门火烧

沟出土的羊头耳陶罐和带有牧犬的陶器所印证。其后氏羌东移,千里河西又为乌孙、月氏共居,并且以河西最大的内陆河——张掖黑河为界,月氏居东,乌孙居西。其后月氏逐渐强大,“有控弦之士十余万,”渡越黑河,打败乌孙,占据整个河西,并在黑河西岸建筑起驰名中外的昭武城。这时居于千里河西东北部的匈奴单于头曼,也将太子冒顿(音墨毒)质于在昭武的月氏王,继而又发兵攻打月氏,意欲借月氏王手除掉冒顿而立少子。冒顿闻讯后,偷骑快马逃归,头曼认为冒顿果敢英勇,即命他训练军兵。冒顿特地研制鸣镝(一种带声响的箭镞),趁机射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。当即东击东胡,西击月氏,南并楼烦、白羊、河南,成为雄居汉王朝北部边疆的草原大帝国。

西汉建立初期,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冒顿围困七日七夜后,用陈平计得脱,只好听从娄敬劝说,同匈奴缔结屈辱性的“和亲约”,但匈奴犯边侵扰并未停止。文帝刘恒四年(前176年),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,汉文帝在命丞相灌婴备兵备战的同时致书冒顿,责匈奴违约入侵。冒顿还书汉文帝,把入侵河南的罪责推说是右贤王听信了部下的谗言,故罚“右贤王使至西方,求月氏击之。”匈奴右贤王遂率大军攻打在千里河西的月氏人[1],杀月氏王,并以月氏王头颅骨为饮器,月氏人恐惧而西迁,沃野千里的河西,遂为右贤王的亲属浑邪王和休屠王所据。残忍暴戾,贪得无厌的匈奴诸王,利用河西丰富的物产和虏掠的各族农牧人民,在河西的一些城堡——尤其是黑河沿岸的昭武古城,开办生产兵器和生活用具的铁木工具制造厂,大批制造刀、矛、弓、箭等兵器和穹庐、车辆[2]等物资,进一步扩大掠夺战争。从而给汉王朝和边境各

族农牧民制造了更多、更大、更为深重的灾难,以致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不无伤感地说:“朕饰子女以配单于,金币纹绣赂之甚厚,而单于待命加嫚,侵盗亡已,边境被害,朕甚悯焉[3]!”

## 二、霍去病两次西征

匈奴肆无忌惮地抢杀虏掠,边境人民——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雁门、云中等六郡良家子,掀起私装从军抗击匈奴的热潮。汉武帝也顺应人民的要求,于元光二年(前133年)开始对匈奴进行反击。破格选用卫青、霍去病等娴熟弓马剑术的将领,其中霍去病的两次西征,是促成匈奴浑邪王归汉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因素。

### (一)霍去病第一次西征

霍去病河东平阳(今山西临汾)人,父亲霍长儒,是平阳侯曹寿家府的门官;母亲卫少儿,是汉武帝长姐平阳公主的贴身侍女;姑姑卫子夫,也是由平阳侯府入宫成为皇后的。霍去病乳名霍小,年九岁时曾伙同曹寿之子曹襄,在皇家御花园撞见汉武帝,微受风寒的汉武帝,被霍小撞翻落水的一块大石,惊吓出一身冷汗,绵延数日的风寒顿时全愈,当即高兴地说:“霍虽小,却能去病”,从而取名叫霍去病[4]。接着就由舅父卫青引荐,跟当时著名的大侠郭解,学习弓马剑术等武功[5],年十八岁时即入宫为宫廷侍中。同年授骠姚校尉,率800精兵随卫大将军出征匈奴,杀敌2000余众,被封为冠军侯。元狩二年(前121年)春,汉武帝又授霍去病为骠骑将军,率精兵万骑,出陇西,由临津渡(在甘肃永静县境内)过黄河,走进天寒地冻、风雪弥漫的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,用强攻速决战术,接连打败臣服于匈奴的西羌、月氏等五个小王国,战胜冰

雪严寒，翻越祁连山，到达千里河西的焉支山下。而后折转向东，在河西走廊东部的休屠城（在武威和民勤间的蔡其堡）附近，歼灭了休屠王主力；继而又在皋兰山下，同赶来增援的浑邪王部激战，俘获浑邪王子，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，胜利返回长安。

司马迁对这次西征的记述是：“元狩二年春，以冠军侯为骠骑将军，将万骑，出陇西，有功。天子曰：骠骑将军率戎士，逾乌戾、讨速濮、涉狐奴，历五王国，輜重人众慑懾者弗取，冀获单于子，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，合短兵，杀折兰王，斩卢侯王，诛全甲，执浑邪王子及国相、都尉，首虏八千余级，收休屠王祭天金人……[6]。”这段引文中司马迁要记的只是：“以冠军侯为骠骑将军……有功”等18个字，接着在“天子曰”的后面，引用了汉武帝的一大段原话。聪明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：汉武帝有意夸大卫皇后侄儿霍去病的英勇战功，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是真的，但夸大的成份仍历历在目。因为霍去病西征的时间是元狩二年春天，而且要跨越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，据《西河旧事》中记述：“祁连山，有松柏五木，美水茂草，冬温夏凉、宜牧畜。”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的夏季确实凉爽，冬季因季风受阻较缓，气温相对要暖和些，但祁连山区的春、秋，却是暴戾而阴冷的。据笔者在祁连山区二十余年的感受和一些零星的气象资料得知：立春过后，青海高原和祁连山区的风雪就肆虐起来了，过不了几天就有一场暴风雪，积雪往往在100多厘米左右（在生态未受破坏的西汉时期，积雪可能还要深一些）。那里的各族农牧民也只有熬过了春季，才算是渡过了一年中的难关。

“山近四时常见雪，地寒终岁不闻雷。”[7]

“两山阴逼天多暝，五月常飞六出花。”[8]

“未交八月先飞雪，春尽不睹桃李花。”[9]

历代诗人的这些诗句绝非有意夸张，而是客观现实的生动记录。何况从陇西(今临洮)到山丹的焉支山下，不下五六百公里；再加上青海高原和祁连山的冰雪及其陡峭难行，还有臣服匈奴的部族兵的阻拦，霍去病和他的一万精锐骑兵，即使是不吃不喝的钢人铁马，也不可能“转战六日，过焉支山千余里(平均每天的行程近200公里)。”至于说“冀获单于子”则更是奇谈，因为当时的单于和单于子，居住在龙城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特一带)，怎么能在祁连山中“冀获单于子”呢？由此可知，汉武帝的话起码有一半是假的。霍去病和他的一万骑兵，在青海高原、祁连山中和河西走廊东部一带的战斗，是比较顺利的，同时也是艰苦的，返回到长安已是夏初了。因为没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是夺取不了这场胜利的。

## (二)霍去病第二次西征；

霍去病胜利返回后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在原封16000户的基础上，增封2000户，同时命霍去病和合骑侯公孙敖，率军数万，进行第二次西征。霍去病和公孙敖奉命后，进行了必要的休整和准备，于元狩二年盛夏离开长安，经咸阳、彬州(陕西彬县)、北地(甘肃庆阳)同公孙敖失散。霍去病率自己的一万精骑，过太原(今宁夏西海固地区)，于朔方郡属窳浑县鸡鹿寨进入漠北，沿龙城古道抵达居延海，打败右贤王属下的一些小王。稍事休歇后，即沿着弱水北上，经盐泽(今高台盐池)，到达黑河西岸的浑邪王居地——西城，同浑邪王进行了艰苦的拚杀。并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，歼灭了浑邪王主力，攻入祁连山，收服祁连山中的小月氏人，沿河西走廊东返长安。行程近3000公里，其中一半是沙漠戈壁，以每天30公里计，

需要100多天(将近四个月)。如前所述:祁连山区的秋季是阴冷的,隔三间五地下雨,河水也因而涨溢,霍去病由西向东行走,须经过讨赖河、临水河、红水河、梨园河、张掖河、山丹河、东大河、西营河、黄羊河、古浪河、庄浪河等十多条河流。其中张掖黑河夏秋间的流量为700—1000秒/立方米,如遇暴雨,黑河流量猛涨到1400~2000秒/立方米(在生态未受破坏的西汉时期,黑河洪峰可能还要大得多)。年轻气盛,不明黑河水情的霍去病,能会在黑河不遇到麻烦吗?张掖民间传说:霍去病率军攻占了浑邪王在黑河西岸的老巢——西城,狡滑的浑邪王当即率军从北门、西门、南门三面围住了西城,唯独留下了东门,而东门又紧贴着波涛汹涌的黑河,霍去病和万名汉军被困在西城,内无粮草,外无救兵,眼看就要全军覆灭。在一个阴冷的夜晚,忽而梦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走进军帐,引霍去病来到黑河沿岸,拔下头上的玉簪抛向黑河,顿时化作一座白玉拱桥。霍去病惊醒后出城观看,只见黑河结了冰,于是引着汉军悄悄渡过黑河,浑邪王发现后引数万铁骑追赶,不料冰桥塌陷,浑邪王的精兵被汹涌地河水淹没,勉强渡过黑河的,也被拦在岸边的汉军消灭[10]。

也许有人以为这是神话传说,是不能用来做论据的。是的,神话传说是有人为的成份,但也恰如文史评论家裴斐所说:“这样作不是毫无道理,因为神话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。[11]”人们不也说:“野史可弥补正史的不足吗?”由此我们可以肯定,霍去病第二次西征曾经得到河西人民——特别是黑河沿岸人民的支援,才打败和歼灭浑邪王主力。还需说明的是:仙姑救汉军的故事还散见于河西宝卷、小曲和庙宇壁画中;诗人杨楷的《题仙

姑庙四首》之三中也说：

云中幻起白玉桥，黑水竟渡霍骠姚。

纵铸金人成底事，浑邪无计翊天骄。

可见霍去病在张掖黑河受阻，并且在张掖人民的支援下打败浑邪王，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。由此也可以推断：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返回长安，实际已是秋去冬来了，司马迁在记述这次战役的实情时说：“骠骑将军逾居延，至祁连山，捕首虏甚多”等十六个字。接着又在“天子曰”后面，引用了汉武帝的一大段原话：“骠骑将军逾居延，遂过小月氏，攻祁连山，得酋涂王，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，斩首虏三万二千级，获五王、五王母，单于阏氏、王子五十九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六十余人，师大率减什三。[12]读者同样会看出：汉武帝再次夸大霍去病的功绩，只字不提河西人民——特别是黑河沿岸人民对霍去病的支援。尽管皇帝的话是所谓“金科玉律”的圣旨，臣民们必须无条件地遵从，但由于包含的水分太多，仍不能完全相信。

### 三、浑邪王归汉

霍去病第一次西征，歼灭了休屠王主力，第二次西征又歼灭了浑邪王主力，确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创举，它不仅震撼了自誉为是“天之骄子”的匈奴单于，同时对浑邪王归汉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司马迁也一改先前只用寥寥数语的记述方法，对诸宿将失利，霍去病独胜以及浑邪王归汉，作了较为详细地记叙：“诸宿将所将士马亦不如骠骑。骠骑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其大将军，军亦有天幸，未尝困绝也。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，由是骠骑日益亲贵，比大将军。其秋，单于怒浑邪王

居西方,数为汉所破,亡数万人,欲召诛浑邪王;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,欲降汉,使人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,令报天子。边要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,得浑邪王使,即驰报以闻。天子闻之,恐其诈降袭边,乃令骠骑将军将兵以迎之。骠骑既渡河,与浑邪王众相望,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,颇遁去。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,斩其欲亡者八千人,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,尽将其众渡河,降者数万,号称十万。既至长安,天子所赏赐者数十巨万,封浑邪王万户,为漯阴侯,封其裨将呼毒尼为下厓侯,鹰庇为辉渠侯,禽离为河基侯,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……居顷之,乃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。[13]”

这段引文中的“其秋”,司马迁未说明是元狩二年的其秋、还是元狩三年的其秋,一些没有到过青海高原、祁连山区和漠北古道的人们,既不知道霍去病西征的实际行程,也不知道在风雪祁连山和炎夏漠北道行军的实际艰辛,轻率地相信汉武帝刘彻的夸大不实之词,把这里的“其秋”认为是元狩二年的秋季,原不足为奇。但生活在祁连山下,对风雪祁连山和炎夏漠北道多少有所了解、并从事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人们,如果仍将浑邪王归汉的年月认为是元狩二年秋,那就近乎荒唐了。因为,匈奴单于居住的龙城距河西达1000多公里,在没有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,只靠骏马传递信息的西汉时期,不论是单于得知浑邪、休屠二王“数为汉所破,亡数万人”的信息:还是浑邪、休屠二王“谋降汉,使人先遣使向边境要遮汉人,令报天子;”更或是“天子恐其诈降袭边,乃令骠骑将军往迎之”以及“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,斩其欲亡者八千人。”等,都需要一定的时间,也就是说没有四五个月或是半年以上的时间,要了结上述事端是不可想象的。由此